

“返乡”之路在云边还是在心间?



本报综合消息 电影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以近5亿元票房位居今年暑期档前列,同名书籍依旧畅销。有观众赞美电影治愈,怀念“那个会因这本书而哭的青春”;也有观众认为剧情松散悬浮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虞晓认为:“现实主义的题材属性和‘不惹尘埃’的叙事笔触之间的抵牾,让这部电影成为一场返乡的‘童话’。”

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影像史中,返乡寻求慰藉,这一冲动久有脉络。而当下“返乡”风正热,张嘉佳带着他的云边镇重新走进人们视野,在电影下沉市场和短视频平台频频发力,也由此引发讨论:“返乡”之路在云边还是在心间?

■“电子云上故乡”之美,城乡叙事的模糊

刘十三的云边镇,成为网友的“电子云上故乡”,更是吸引众多旅人奔赴打卡地。原著中勾勒着这里的地图,“午后艳阳照进小卖部,院门半开”“从莺莺小卖部出发,经过理发店、澡堂、小白楼,再左拐,河沿石板路走一段,电影院旁边就是罗老师租的房子”等,而电影更是对此地做了详尽展示。总制片人张宇介绍:“用半年时间走过中国很多村镇,最后选择在宁波奉化的西畈村拍摄。顺着山路向上走,就能

看到我们盖的小卖部,同名电视剧也会在这里拍摄。”从天台俯瞰整个小镇,导演张嘉佳认为:“你能看到云,看到山,看到烟火人家,看到炊烟袅袅,这里是梦想和记忆相互重叠的地方。”

电影中有这样一幕:夜深人静的城市,刘十三回到出租屋中,门窗被一辆来自故乡的绿皮火车突然冲破,强烈的思乡之情骤至,故乡也因他乡而更加真实。影评人张阅认为,这部电影至少“让喃喃自语的个体,看到了自己真实而平凡的镜像”。

然而,电影对于“家”的定义过于迫切,试图通过反复而直接的言说构筑“家”的概念,一如“你在哪儿,家就在哪儿”,可电影实际呈现的人物过往,并不足以佐证如此强烈的乡情,刘十三像是观察者,而非亲历者。电影还借其他人物直接提点乡情,女友牡丹曾问刘十三:“你这么喜欢这家店,是像你老家吗?”读心术式的表达只是搭建出“家”的空壳。

豆瓣网友发问:“这部影片想探讨的故乡到底是什么?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不能仅靠美景空镜堆砌。”虞晓认为,这部电影“没有构建出一个真实可信的‘故乡’”。云边镇既是刘十三的“故乡”,又是自然属性下的“乡村”。对很多人来说,城市与乡村,他乡与故乡,是两对相辅相成但并不重叠的概念。电影描绘的乡野之趣尽显故乡美意,但无法全然代表乡村,而城市与乡村的复杂性在电影中一并简化。其整体叙事似乎陷入城乡二元对立的泥沼——城市暗示成功,乡村意味失败,慕强又仇强,造神又毁神的气息迎面而来。影评人金宇注意到影片结尾的“重头戏”,即外婆开三轮车将刘十三从城市接回,并不遥远的距离此前多少被夸大,而这样的乡情不免有些虚伪,或者说居高临下了。



■难以言说的“真情意”,难以信服的“返乡”之路

返乡后,刘十三与程霜再次相遇,他们与外婆、流浪女孩球球临时组成了“一家四口”。小卖部天台上的躺椅,也从起初的两把,变作四把。“这都是程霜的功劳。”张嘉佳认为,“很多朋友可能会误会这是一部青春爱情片,其实这部作品承载了我对故乡和亲人很深沉的爱,她们也许没有跌宕起伏的命运,却可以教会一个人如何重新定义幸福。”

借着返乡,云边镇中人的多重情感关系也以群像的方式展开。诚然,没有完美的人,也没有完美的关系,但影片对于“真情意”的理解显然充满矛盾,刻意制造反差与距离,再消除它们。虞晓提示道:“这种创作方式导致的情感虚浮和结构混乱,让云边镇成了一锅难辨滋味的‘乱炖’。”例如不良少年牛大田追求清秀的银行职员秦小贞,尾随其上

下班,放火烧掉自己的非法烟火仓库向其父母表忠心,多年后以“一无所有”呼应小贞的面部毁容,并笑着说“真酷”。如此种种,人们以伤害、损耗甚至牺牲的方式去爱,再加上被观众们笑称为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”的电影剪辑方式,实在难以抵达“真情意”的内核。

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冯梦瑶认为,“刘十三与小镇群像的关系是割裂的,他们并未深层介入到彼此的生活中,观众也难以跟刘十三一起完成心路历程的成长。我们需要明晰,返乡的真正价值是什么。”故乡可以是宝贵的、治愈的,但过多的“捆绑”近乎滥情。刘十三因思念去世的外婆而喊出“你要是不出来,我就再也不回来了”。殊不知,身体的切近固然要紧,但精神返乡在当下更为重要。返乡之后呢?如果刘十三不是为了打赢卖保险的赌注,不是为了空间上的重新出发,而是感受自我存在的意义,返归自在,这次“返乡”之路才更加值得。

文旅类综艺有“远方”也要有“诗”

本报综合消息 近年来,文旅融合不断深化,大众出游热情持续高涨,文旅题材成为影视创作新热门。然而,作为文旅类影视创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文旅类综艺,在探索文化和旅游的有机融合方面做得还不太到位,部分作品存在只有“远方”没有“诗”的现象,产生的问题值得关注。

文旅类综艺每一次表现形态的转变,都与人们对“诗与远方”的理解变化有关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,人们对“远方”的渴望和好奇心日益增强。《正大综艺》应运而生,其子栏目“世界真奇妙”采取“旅游文化体验+益智竞猜”的模式,让观众通过外景主持人的探索讲解和互动问答,了解“远方”的自然风光和文化习俗,增长知识见闻。进入二十一世纪,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,越来越多人把去“远方”看美景当成文娱消费的重要选择。于是,文旅类综艺推出《有多远走多远》《行者》等节目,记录旅行达人在“远方”行走的真实体验,满足人们对旅游资讯的需求。2014年后,人们的旅游观念进一步发生改变——他们不仅想去“远方”,还想体验“远方”的别样生活。在这种背景下,真人秀节目如《花儿与少年》《花样爷爷》等相继推出,使文旅类综艺进入新发展阶段。这些节目以明星嘉宾在旅行中完成指定任务为主要内容,

展现明星的性格特质、互动关系,用较强的娱乐性和参与感强化观众对“远方”的沉浸感和体验感。近两年,旅游业进入转型期。从短时间内参观多个景点的“特种兵式旅游”到走出校门开展实践活动的“研学游”,从博物馆、文化街区到露营地,人们对“远方”的理解以及需求呈现多元化、个性化、品质化趋势。文旅类综艺发生了相应改变,涌现出露营类、经营体验类等子类型。

梳理文旅类综艺节目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,大部分节目对“远方”的关注有余,对“诗”的挖掘不足。有的节目将“文旅”等同于“观光”,缺乏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解读;有的节目落入真人秀的创作窠臼,人为给嘉宾制造不必要的困难,将展示明星的真性情、私生活作为看点,使旅游目的地沦为模糊的背景。还有的节目虽然有“诗”也有“远方”,却未能将两种形态有机融合,让它们有效联动。这类节目播出时大幅提升了拍摄地的知名度,留下的设施、场景却未能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文旅资源,造成资源浪费甚至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。

面对这种情况,我们应积极探索内容和形式的创新,实现“诗与远方”的双向奔赴。

一方面,要在“诗”上做文章。创作者应积极探索旅游的文化内核,挖掘旅

游目的地的文化内涵,灵活运用纪实手法、真人秀、Vlog、小剧场、动画特效等多种表现形式,对旅游目的地的自然风光、风土人情、历史文化等“诗意”内容进行深入且多维度呈现,使观众在旅游之美中体会文化之美、体验生活之美、体悟心灵之美。另一方面,要将“诗”与“远方”结合起来。《中国影视综取景地报告》显示,90后、00后是影视剧和综艺取景地旅游的消费主力,他们前往影视拍摄地进行沉浸式体验,这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。因此,文旅类综艺节目可以通过叙事情节和环境氛围的精心塑造,赋予取景地丰富的文化内涵,构建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景观,使“诗”与“远方”两者之间相融共生。

随着文旅热潮来袭,综艺节目创作领域呈现出一种“文旅+”的新趋势。比如,户外真人秀《奔跑吧》、慢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等以优质文化内容、多元营销手段赋能文旅产业,启示着更多文旅从业者与综艺节目创作者要实时联动、建立深度合作关系,共同思考和搭建“诗”与“远方”的融合创新体系,最大程度地打通“文旅+综艺”产业链。

文旅类综艺节目乃至“文旅+”综艺节目只有实现“诗与远方”的深度融合,创造更多高品质的美好生活内容和体验,才能满足人们对文化的更深需求和旅游的更高期待。

《欢迎来到麦乐村》非洲开播

本报综合消息 7月17日起,《欢迎来到麦乐村》斯瓦希里语配音版将在肯尼亚国家电视台开播,当地时间每周三至每周五17:00播出,其新媒体平台VI-USASA也将同步播出。除此之外,该剧还将在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多个国家播出。

电视剧《欢迎来到麦乐村》作为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10周年、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、中国-坦桑尼亚建交60周年的献礼之作,讲述了以马嘉(靳东饰)、江大乔(祖峰饰)、武梅(张雨绮饰)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于非洲救死扶伤、与当地人民建立深厚友谊的故事。

7月起,电视剧《欢迎来到麦乐村》还将在非洲大陆的多个国家播出。在坦桑尼亚,桑给巴尔的ZMUX桑岛数字电视台、四达斯语频道ST Swahili已计划本月播出,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(TBC)也筹备播出工作。

同时,经由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积极协调,AZAM新媒体网站即将播出《欢迎来到麦乐村》。该新媒体网站覆盖坦桑尼亚、肯尼亚、马拉维、乌干达等多个非洲斯瓦希里语国家。